



征兵工作进行时·新兵起运

从沿海城市到内陆乡村,浙江省杭州市35名新兵登上从家乡开往军营的列车,记者一路同行,记录他们入队前的13个小时——

火热的军营,我们来啦!

■本报记者 鲁文帝

江苏大学京学院大一新生缪晨涛从小到大听过很多军歌,对这首《咱当兵的人》并不陌生。可此刻,当站台上响起“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的曲调时,这个18岁的小伙子不自觉地就开始整理着装,他说在军歌下“穿军装板正挺是件很严肃的事儿”。

9月11日晚9时30分许,浙江杭州东站,伴随着嘹亮的军歌,缪晨涛和34名身着武警迷彩服的战友整齐列队登上列车,奔赴军营——武警湖南总队株洲支队。这是一趟行程12小时的绿皮火车。杭州军代处副主任潘勇奇介绍,现在运送新兵规定高铁优先、直达优先,因杭州到株洲没有直达的高铁,才使用普通列车,“2011年我刚到杭州东站军代处工作那会儿,运送新兵使用高铁的比例不到20%,今年已经达到了80%。”

为什么当兵?这是一个避免不了的话题。凌晨时分,列车驶出浙江进入江西境内,接兵干部刘汉清抛出了这个话

题,车厢的寂静瞬间被打破,原本拘谨的新兵睡意全无,纷纷打开话匣子。“爷爷当过8年的空军,退伍这么多年了,仍然保持军人的作风。”缪晨涛说,爷爷总是将家里收拾得很规整,尤其是被子一年四季都是豆腐块,也会不厌其烦地讲述他当兵时的往事,这些细节拼凑起他对军人的初步印象。“现在我自己终于有机会去体验了。”新兵姚远说:“小时候经常去武警部队大院,有个班长背着我到外边跑,好像怎么跑都不累。”姚远一直遗憾没能考上军校,如今能如愿参军算是圆了自己的军旅梦。新兵蔡璐斌说父母是自己的参军“引路人”,“我爸妈想当兵没当成,没想到我在他们的影响下来了。”

虽然是趟夜车,但对新兵来说,注定今夜无眠。望着漆黑的车窗外,第一次出远门的姚之昊有点想家了,谈及爸妈的挂念,他说:“因为我是去军营,他们很放心。”新兵涂辰峰说出了大家的心声:“成为一个兵,我们期待向往着,但同时

也很有压力。”这个身高185厘米,体重近95公斤的小伙儿,体检差点超标,调侃自己“仰卧起坐,躺下去就起不来了”。即使是这样,他对着刘汉清说了一句让自己很骄傲的话:“这身肉长得起也减得起,我有信心当好一个兵。”

早上9时30分,火车停靠在株洲站,新兵紧接着登上开往新兵营的大巴。大巴车一路奔向郊区,半小时后,双车道变成了单车道,高楼大厦早已不见,小山丘倒是绕了一个又一个,直到车子突然硬擦着树枝拐进了一条小路后,新兵才恍然醒悟:新兵营在村里!

还没等新兵回过神,一阵热闹的锣鼓声骤然响起。半山腰上的新兵营就在眼前,老兵班长们从营门口向内,敲锣打鼓列队欢迎。缪晨涛说,背靠大山,三面坡,这么偏僻的地方和想象中的军营的确有些出入,“但部队也太暖了吧,都不给我们失落的时间,这迎新队的阵仗好震撼。”就在刚刚,缪晨涛接到

父亲的电话,电话那头,父亲的叮嘱字字千钧:“到了部队就安下心来,早日干出点成绩!”

新兵王得江跟随班长到了三大队一中队一排一班,班长韦玄祥在为他介绍了班里另外两个战友认识之后,开始了入队第一堂课。他指着王得江床位上的被子,一个早已叠得方方正正、一丝褶皱都没有的军被:“先立标准,再提要求。这是我给你叠好的被子,叠被子不是走形式,是内务条令的明确要求。以后就按照这个标准来,慢慢练。”“班长很和善,新战友们特别热情,我喜欢上这里了。”中午,新兵邵梁刚刚吃过在营营的第一顿饭,和路过的记者闲聊了两句入营的感受,就匆匆回到班里午休。班长告诉他,午休后,下午的训练就要开始了。

下图:新兵班长教大家叠被子技巧。 冉茂林摄



国防时评

又是一年“九一八”。脑海里浮现出上海嘉定区古猗园中的“缺角亭”。古猗园是上海五大古典园林之一,园内竹枝山顶,有一座修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仿古亭,从建成起就缺东北一角,名为“缺角亭”。古亭缺角,是建造者有意为之,意在提醒国人勿忘东三省沦陷的国仇家恨。

上海与东北虽然千里之遥,但日寇铁蹄下的山河破碎之痛,上海人感知得却最真切。九一八事变后,为了转移国际视线,日本侵略者很快在外国租界林立的上海挑起了一·二八事变。繁华的上海滩一时间战火纷飞,秀美的古猗园横遭祸事,遭日军侵占两个多月。日军撤退后,园内屋倒山颓,一片破败。1933年,为牢记国耻,修缮古猗园的爱国人士募资修建了缺角亭。

国家贫弱,山河破碎,缺掉的角怎样才能补回来?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一再退让,一来寄希望于日本国内有理智的政治势力制衡军国主义,二来寄希望于国联调停,三来妄想欧美列强为维护在华利益而遏制日本。然而历史证明,这种把国家安危寄托于外力的想法幼稚可笑。民国军事家蒋百里曾以特使身份出访意大利和德国,希望通过外交斡旋使两国站到中国这边。最终,这位曾留学德国的军事家在德国吃了闭门羹。回国后,他在《日本人》一文中大声疾呼依靠自己抗战到底:“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

然而,国家贫弱,中国缺的又岂止是一角?缺角亭建成,日本侵略者蚕食中国的步伐却没有放慢。华北危急、平津危急……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上海、南京相继陷落,古猗园遭占领,园内名噪一时的古建筑遭野蛮成了日军的马厩。上海成为日军疯狂掠夺的对象,物价飙升,民众生活无以为继。

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入侵,唤起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奋起。这样的觉醒和奋起,是伴随着中国人的切肤之痛产生的。正如邹韬奋于1941年所写的那段话:“自从全面抗战发动以来,全国的许多同胞受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摧残蹂躏,奸淫残杀。在这极残酷的苦难中,使每一个中国人(汉奸当然除外)虽不出国门一步,也都深深地感觉到祖国的可宝贵,也都能深深地感觉到争取祖国的独立自由是每一个中国人所不得不负起的重要责任。我们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就不得不爱我们的祖国。”

一亭四角,彼此相连,休戚与共。国家的安宁,需要每一个中国人共同守护。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面抗战的大旗,深入敌后发动群众,让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南京国民政府也认识到“非实行征兵制,不足以救亡图存”,将长期实行的募兵制逐步改为征兵

国家安宁需要全民共同守护

——从上海市古猗园“缺角亭”说开去

■钱宗阳

制,以便战时大规模扩充军队员额。

著名作家巴金深有感触地写道:“这一次全中国的人真的团结成一个整体了。我们把个人的一切全交出来维护这个‘整体’的生存。这个‘整体’是一定会生存的。‘整体’的存在就是我们个人的存在。我们为着争取我们民族的生存虽至粉身碎骨,我们也不会死亡,因为我们还活在我们民族的生命里。”

整体存,则个人存——这是抗战中中国人发自内心的感悟,正因为有了这样痛彻肺腑的感悟,中华民族历经十四年艰苦抗战、无数英雄儿女毁家纾难,才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5年底,大批投降后的日军相继从上海乘船被遣返回国。汽笛声声,缺角亭终于等来了山河重圆、侵略者远去的一天。不过,重修古猗园的人们却没有把残缺的一角补上。硝烟远去,那残缺的一角永远警示着我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绝不能让国破家亡的悲剧重演!

东部战区某调度中心

协调军地破解跨局投送难题

本报讯 李宏、记者孙兴维报道:近日,东部战区某调度中心在组织陆军某旅演训投送保障任务时,协调上海局和南昌局两个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以超常规行车的方式,将部队从浙江金华南经沪昆、鹰厦线,投送至漳州北站,军列运行总时间比以往缩短了14小时。这是该部创新投送方式、提高投送能力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以往军列运行途中,需要多次进行列检、货检作业,导致反复停车、列车运行速度慢,影响部队行军效率。针对部队演训活动越来越多,保障任务繁重的实际,该调度中心党委主动破解投送瓶颈,积极理顺运输投送关系,克服跨路局体制性障碍,与上海局和南昌局两个铁路局对接,建立运输投送联合管控机制,打破铁路局之间的军事运输组织壁垒,军地联手研究解决调度指挥关系不顺等矛盾。他们以战时部队运输投送组织实施为背景,共同制订优化军列运行方案预案。针对军事运输组织标准要求高、运行复杂等特点,抽调军地精干力量赴重点路段勘察取证,收集掌握重点方向铁路车站、桥梁、隧道第一手资料

同时,调度中心与铁路部门共同

选派业务能手,全程跟车保障,铁路调度值班领导亲自上阵,实时掌握列车运行动态,指导司机贴近安全限制速度峰值运行,确保军列跨局运输投送高效率。

这次接到陆军某旅投送保障任务后,他们按照战时标准,采取提高军列等级、减少停站次数和压缩停站时间,尽量减少途中更换机车次数,延伸各机车的运行路径,缩减列检、货检等技术作业,以安全上限速度开进,列车提速30%,极大缩减了行驶总时间。在此基础上,他们注重搞好配套演练,根据运行计划,此次军列在鹰潭站停靠时间由以往的40分钟压缩至25分钟,给军供保障带来困难。调度中心以此为契机,开展饮食供应保障演练,会同江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指导军供站制作盒饭送餐上车,提前在军列停靠地点等候,保证了乘车部队一到,就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菜。

该调度中心组建以来,不断创新手段方法,与地方铁路、民航、公路、水路等部门建立军地指挥协同,超常规行车调度、应急军供保障等12项机制,有效提高了运输投送速度,保障效能提升近三成。



“海防之花”绽放东海之滨

——探访“东海第一哨”海湾女子民兵哨所

■杨春杰 本报记者 樊晨

70年·走进国防哨所

金秋9月,记者来到上海市奉贤海湾旅游区,在海堤上遇到一队身穿迷彩服、骑着摩托车的姑娘。她们正是被誉为“东海第一哨”的海湾女子民兵哨所的女民兵。

海湾女子民兵哨所组建于1986年,平时担负着海空侦察、边防巡逻和国防防汛等诸多职责。哨长袁英介绍,哨所长年驻扎着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0岁左右的女子民兵班,33年来,先后有180余名女民兵在此执勤。

哨所初建时,周围荒无人烟,茫茫一片芦苇荡。哨员白天值班瞭望,傍晚还要

在海塘线上巡逻。艰苦的环境下,姑娘们坚守岗位,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到晚上9点半熄灯,跑步出操、整理内务、军事训练、政治教育……严格按照部队条令执行。一天,台风将至,哨所突然捕捉到求救信号:一艘100多吨的运输木船在沿海奉贤海域北上时,发动机突然熄火,3名船员命悬一线。风雨中,营救小艇试图靠近木船未果,哨员们干脆将笨重的夜视镜搬到海堤一线,准确指引营救队伍行动,最终和营救队员一道救出被困船员。

推开哨所荣誉室房门,33年来海湾女子民兵哨所获得的荣誉悉数陈列:对

海对空情况的“观察哨”、防台防汛“报警哨”、抢险救灾的“突击队”、维护社会治安的“联防队”……哨所与边防工作站连续签订了协议,每年重大活动时配合开展执勤活动,仅上海世博会期间就监控进出船只4130艘,执行巡逻查滩任务3440人次,出动海防电动巡逻车860台次,巡逻里程21500公里。

近年来,在营房设施改善的同时,大量先进设备器材进了哨所,“数字海防”“智慧海防”让哨所插上了科技的“翅膀”。如今,哨所通了光缆,建成集侦察、

指挥、监控、情报处理于一体的海防哨所侦视系统,所有沿海监控点与区人武部指挥中心、上级作战指挥中心都实现了联接。经过专业培训,哨所女民兵掌握了雷达操控、数字传输等技能,每天只需3人就能实现指定海域全方位监控。

“东海哨所,海防之花”。33年来,一茬茬女民兵们迎着晨光、送走晚霞,坚守岗位守护海防安全。

上图:哨所民兵开展日常巡逻。 袁英摄